

新课标双语文库

梭罗 著
梁栋 译

瓦尔登湖

Walden

Henry David Thoreau

双语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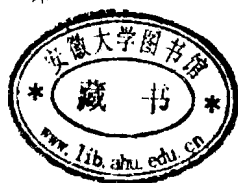
新课标
双语文库

瓦尔登湖

Walden

梭罗 著

梁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英汉对照/(美)梭罗(Thoreau, H. D.)著;梁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1

(新课标双语文库)

书名原文:Walden

ISBN 978-7-5447-1108-1

I. 瓦… II. ①梭… ②梁…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游记-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211号

书 名 瓦尔登湖
作 者 [美国]梭罗
译 者 梁 栋
责任编辑 周丽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108-1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经济篇	1
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	42
阅读	53
声	59
独处	68
访客	75
豆田	83
村庄	91
湖	95
贝克农庄	108
更高法则	113
禽兽为邻	121
室内取暖	129
旧居民和冬日来客	138
冬天的禽兽	146
冬天的湖	152
春	161
结束语	171

Contents

Economy	181
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	227
Reading	238
Sounds	245
Solitude	256
Visitors	262
The Bean-Field	271
The Village	279
The Ponds	283
Baker Farm	299
Higher Laws	305
Brute Neighbors	313
House-Warming	321
Former Inhabitants and Winter Visitors	331
Winter Animals	340
The Pond in Winter	347
Spring	356
Conclusion	368

■ 经济篇

当我写下下面的篇章,或其中的大部分时,我是独自住在林间自盖的小屋中,远离任何邻居,只靠双手过活。这小屋坐落在麻省康科德,瓦尔登湖的岸边,在那里我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目下,我又是文明生活的寄居者了。

要不是有些市民曾刻意打听我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我本不会如此唐突,拿自己的私事烦扰读者的。有些人会说打听别人怎么过日子不太好,在我看来,一点都不觉得不妥,思前想后,反觉得是很自然、很恰当的。比如有些人问我吃什么;是不是感到寂寞;我不害怕吗,等等。还有些人对我把收入的多少捐给了慈善机构很感兴趣;一些自己家里人就很多的,问我救助了多少个贫儿。因此,要是我在这本书里占用一定的篇幅,来回答一些这类问题的话,还请对我个人经历并无特殊兴趣的读者予以谅解。在大多数书中,这个“我”字,或第一人称,是略去不写的,在本书里将予以保留,对“我”的处理不同,这是本书的主要特色。其实,我们往往不记得,说话的毕竟总是第一人称。要是我知人之深亦如自知之明,那我就不会老抓住自己不放了。不幸的是,因阅历浅陋之故,我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况且,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每个作家,不论古人或是来者,都能尽可能简单、诚恳地记下他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写一些听来的、别人的生活。他应该写的就像是从远方寄给亲人的书信,因为若是他生活得诚恳的话,对我一定是远方了^①。也许这本书给穷学生看最有用,至于其他人,他们自会撷取其中用得上的部分。我相信没人会削足适履,只有合适的衣履,才能对一个人有用。

我乐意说点什么,但不干中国人或桑威治岛^②人什么事,而是针对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新英格兰^③的居民们。我要说说你们所处的状况,特别是外部的状况,说说你们在这个世界、这个镇上的境遇,我要说说这是一种怎样的境遇,是不是非得像这么糟,是不是就不能做任何改进了。我在康科德^④走了很多地方,每一处,商店、办公室、田野里,人们看来都像是在进行着一千种了不得的苦行。我听说过婆罗门教徒的事迹:他们四面

①言下之意:我周围可没够得上这个标准的。

②桑威治岛:夏威夷旧称。

③新英格兰是美国东北的一个地区,由现在的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和罗德岛组成。

④康科德位于波士顿西北约十八英里处,当年人口约两千两百。

环火地坐着，还要直视着太阳；或在烈焰上倒挂着，头朝下；或是扭着头看天，“直到再也无法恢复原状，更因为脖子的扭曲，除了流质，没什么能进到胃里”；^①或是终生都拿链子把自己锁在一棵树下；或是像毛毛虫一样，用身体丈量帝国广袤的土地；或是一条腿站在柱子上——甚至是这样有意识的苦行，也不比我每天都看到的更为难以置信，更让人心惊肉跳了。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任务，相比起我的邻居们干的，简直就算不得什么，因为那就只十二件，干完了就完了。而这些人，我可从来没见过他们杀死或捕获任何怪兽，来完成任何一件任务。他们没有像依俄拉^②这样的朋友来用烙铁烫九头蛇的脖子，消灭了一个头，马上就会长起两个来。

我看见年轻人，我的市民同胞们，他们不幸生下来就继承了田地、房屋、谷仓、牛羊和农具。这些东西来得容易，要摆脱可就难了。他们最好是生在旷野里，吃着狼奶长大，倒可能有双更好使的眼睛，来看看他们劳作于其中的究竟是块什么地。谁让他们成了土地的奴役？人是被判定要食他这一口尘土的，可也没叫他啄食六十英亩^③的尘土啊！为什么他们一生下来就开始挖自己的坟墓？他们必须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背着这一大堆包袱，还要尽可能走得快些。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不朽灵魂，是几乎被这重负所压垮和窒息的，他们在生命之路上爬行着，背负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一个从未打扫的奥吉亚斯的牛棚^④，一百英亩的土地，又是耕地又是草地，还有牧场和林场！那些没有这么一份继承来的家业的，少了这不必要的阻碍，却发现，就是伺候一下这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也够辛苦的。

但是人们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劳作着，他们的灵魂很快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作土壤里的肥料。由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命运，通常称为“必需品”的，他们积累财富，而这财富，像古书上说的，是“飞蛾锈蚀总相侵，窃贼破户常可盗”^⑤的那种。这是一种愚人的生活，末了，他们会发现这一点，这是迟早的事。据说，杜卡里恩和琶拉^⑥创造人类时，是拿石头从头顶上往后扔的。诗云：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⑦**

①詹姆斯·米尔，《印度史》。

②伊俄拉在赫拉克勒斯的第二件任务，即“屠灭九头怪蛇”中帮了忙。

③康科德的农庄一般大约有六十英亩。

④赫拉克勒斯的第五件任务。

⑤《新约·马太福音》6:19-20。

⑥杜卡里恩是普罗米修斯之子，他与妻子琶拉造了方舟，并乘它在宙斯引发的大洪水中逃生。上岸后，神指示他们“把母亲的骨骼丢到后面去”，来再造人类，他们把母亲的骨骼理解为石头，于是，杜卡里恩扔的石头变成了男人，琶拉扔的石头变成了女人。

⑦引自奥维德《变形记》，原文译为：“自此人成为坚硬物种，历经劳苦，给我们证明我们来自何方。”

或者，如罗利^①铿锵咏颂的：

“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

他们真是太盲目地遵从一个错误的神示了，把石头从头顶上往后扔，也不看看它们落在了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也因为纯粹的无知和误解，而沉醉于无谓的操心 and 干不完的粗活，而错过了采摘生命中最美好的果实。他们的手指已经操劳过度，又笨拙，又发颤，哪里还干得了采摘的活！说真的，这些服劳役的人简直没有闲暇过一个囫囵日子，他没办法保持人与人之间起码的关系。他的劳力，到了市场上总是跌价。除了当个机器，他没时间干别的。他怎能明白他是无知的——要成长首先要明了自己的无知，他不是常常要绞尽脑汁吗？在评判他们之前，倒是应该时不时免费地供给他们衣食，用我们的强心剂来让他们恢复活力。我们天性中最美好的品质，就像果实上的粉霜，是要轻手轻脚才能得以保全的，可是我们对自己或别人可没这么温柔。

我们都知道，你们中有穷人，生计艰难，有些时候，可以说连气都喘不过来。毫无疑问，有些读到这本书的人，可能还付不起自己吃过的饭，衣服也是很快就穿破了，或是已经穿破了，能读到这几页书，那还是借来、偷来的时间，从债主那里抢来的一个小时。你们过的是一种何等卑贱，何等偷偷摸摸的日子，还不够明显吗？我的眼光早已被经历磨得更加锐利了。你们挣扎在失败的边缘，想着要做点生意，想着要还清一身的债，这是老早就有的一个烂泥坑，拉丁文叫做 *aes alienum* 的——别人的铜币（有些钱币不是用铜铸的吗？），为这别人的铜币，你们生了，死了，又葬掉了；老是说着明天就还，明天就还，结果今天就死了，账还没清；你们想着要讨点好，接点活，用尽了方法，只要不坐牢就行；你们撒谎，拍马，还参加投票，硬要把自己挤进一个规矩人的外壳里，或是把你的慷慨吹得云里雾里，好让你的邻居让你为他做鞋子、做帽子、做衣服、做车子，或是为他采办杂货；你们把钱掖在旧箱子底下，装在袜子里，塞进墙缝，或是更保险的，存进高墙大瓦的银行里，不管在哪儿，多多少少存一点，为着将来有病要用钱，现在就把自己给搞病了。

有时候我奇怪，我们何以会对一种罪恶昭彰，但带点外国味道的奴役制，就是称作黑奴制的，如此大惊失色。在北方和南方，都有大批严苛、阴险的奴隶主，有一个南方的监工就够受了，而一个北方的监工就更糟，可是糟得不能再糟的，还是你们自己把自己当奴隶。谈什么人的神圣！看看路上日夜赶着上市场的骡马贩子吧，他体内有什么神性呢？他最高的职责不过是给骡马饮水饲食！相比起运输的盈利，他自己的命运又算得了

^①罗利（1554-1618）：英国政治家、作家。此文引自其《世界史》。

什么！他不就是个给“某大人”赶马的吗？他又怎么神圣，怎么不朽了？看看他是怎么畏畏缩缩、偷偷摸摸的，整天战战兢兢，他有何神性，有何不朽？只能算是他关于自己观念的奴隶、囚徒罢了，这名声可是他自己挣来的。相比起我们自己对的意见，公众的意见就只不过是温和的暴君了。一个人怎么看自己，这才是决定他命运的，或者说指示他命运的。即使是在西印地^①，人也首先要从幻相中实施自我解放——在这一点上，威波尔福斯^②可帮不上什么忙。还有，想想那些终其一生致力于编制梳妆坐垫的女士们，用忙碌和琐碎来掩盖对命运的无所适从，好像蹉跎时日也无损于永恒似的。

大多数人活在静静的绝望中，而所谓的听天由命，正是业已证实的绝望。从绝望城你来到绝望乡，只能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即便是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娱乐之下，也藏着一种老套但不自觉的绝望。游戏并不真正好玩，因为先要工作。但智慧的特征就是不做绝望的事。

当我们考虑何为人类的终极目标（套用教义问答的话），何为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时，看起来人们是故意选择了这种通常的生活模式，因为他们更倾向于这一种，其实说实话，他们是没得什么可选的。警醒和健康的天性都知道，太阳日久长新，放弃我们的偏见永不太晚。不管多么古老的想法或做法，都不可以不加检验地拿来信以为真。今天每个人都附和或默认为真的，明天可能就变成了谬误。仅仅是一缕意见的轻烟，有些人就把它看成了云彩，指望它撒播雨水，浇灌他们的田地。老人说你不能做的，你试了，发现自己能够做到。老办法给老人用，新人要有新气象。老人知道再多，也可能不知道“要火旺，燃料上”的硬道理，新人在水壶下只放了一块干柴，^③就疾如飞鸟般扫过地球，转了好几圈，俗话说，这真是“气死老的”。要做导师，光有一把年纪，可不是什么好的资历，甚至还比不上年轻，因为年轻就是一种资历。多活了几年，收获不怎么多，损失却不小。甚至应该怀疑，那些最聪明的人，是不是仅仅靠活着就学到了任何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说实在的，老人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建议可以送给年轻人的，他们自身的经历就这么偏狭，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如此悲惨的失败，不得不相信这是因个人原因所致。有可能他们还保有若干信念，是他们的经历还未能摧毁的，这样他们也还是比以前更少一份年轻。我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活了差不多三十个年头，还从没能从长者那里听到半句有价值的忠告，连诚恳一些的也没有。他们什么也没告诉过我，可能也提供不了任何中肯的意见。生活就是一次试验，其中的一大部分我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但他们的尝试却帮不了我什么。要是我有了什么有价值的经历，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我的导师们从没谈起过的。

一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是吃素，这里头没有长骨头的养分。”所以他虔诚地奉献出他的一部分时间，来为他的身体提供制造骨头的原料。他在牛后面唠唠叨叨地走

①英属西印度群岛，由加勒比海若干岛国如安圭拉、开曼、维京等组成。爱默生曾著文谈论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解放。

②威波尔福斯（1759—1833）：英国政治家，以反对奴隶制著称。

③这里指蒸汽机车。

着，这牛虽说是一身吃素长来的骨头，还拉着他和他的笨犁，一往无前地向前走着呢。对生了病、最无助的人来说，有些东西确可算得上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对于其他人，就纯粹是一种奢侈了，有些人对此可能还闻所未闻呢。

对某些人来说，整个人类生活的基石早已被他们的先祖勘测好了，所有的山峰，所有的深谷，尽在掌握之中。据伊夫林^①说：“睿智的所罗门规定了树与树之间的适当距离；罗马的行政长官也已经想好，你可以多少次去邻居的地上捡落下的橡子，而不算是僭越，而其中又有多少是归邻居的一份。”希波克拉底^②甚至留下了指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剪指甲，说是要齐着手指，不能太长，也不能短了。毫无疑问，那些单调和倦怠，耗尽了生命的多样和乐趣。他们就像亚当本人一般古老，但人类的潜力止于何处，还不得而知。这可不能凭任何先辈的事迹来判定，他们并未尝试太多。不论到目前为止你们有着怎样的失败，“勿须痛苦，我的孩子，你所未竟之事，又有谁可再委派于你？”^③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实验来探索我们的生命。比方说，同一个太阳，既使我的豆子成熟，也照耀了一连串的世界，如同我们的地球。若是我记住了这个，有些错误也是可以避免了，我种下它们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灵光^④。星辰，它们构成了何等宏伟的三角图案！在宇宙各处的广厦中，相去何等遥远，而又何等千差万别的生灵们，在同一时刻，沉默默想着同一个主题！大自然和人类生活如我们的各种体制般变化多端，谁又能预知，他人的生命有着怎样的前景？哪怕是刹那之间，透过别人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奇迹么？我们应该在一个时辰里活尽这世上所有的年代，嗨，活尽所有年代里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要了解他人的经历，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惊人、更透彻的途径了。

我的邻人觉得好的，大部分我打心眼里觉得很糟，要是我因什么而悔恨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我这优良品行了，我是着了什么魔，才表现得这么出色？你可以说你所能说的最聪明的话，老头子——你活了七十年，不无某种荣耀——但一种不可抵御的声音却让我对之退避三舍。一代人抛弃一代人的事业，就像抛弃搁浅的船。

我想，我们可以放心地多相信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省省对自身过度的关爱，也无须诚恳地将它到处分赠。大自然适应我们的弱点，一如适应我们的长处。无止境的忧虑和疲劳是几乎不可医治的疾病。我们生来就要夸大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这其中还有多少不是由我们完成的！或者说，要是我们病了，该怎么办？我们可真够小心翼翼的！下定决心，能不靠信念就不靠信念生活，整天提心吊胆，到了晚上，我们不愿意地作祷告，把自己交给未定的天运。我们被如此彻底和真诚地推动着过日子，尊重着我们现有的生

①约翰·伊夫林(1620—1706)：英国作家，十一岁就开始记日记，发表于1818年，是一本他所处时代有价值的历史记录。

②希波克拉底：希腊名医，把医学研究从推断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奠定了科学医学的基础。

③语出《毗湿奴往世书》。

④注意此处双关：“它们”既可指错误，亦可指豆。“光”，既可指阳光，亦可指想法，认识。

活方式,拒绝任何可能的改变。这是唯一的方式,我们说,但方式有无限多种,如同由一个圆心可以画出无限条半径。所有的改变都是值得深思的奇迹,但每时每刻所发生的,不正是一个奇迹?孔子说:“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①要是一个人能把一种理想凝炼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我可以预见到,所有的人终究会以此作为他们生活的依准。

让我们花上一点时间,来看看我前面提到的烦扰和忧虑,它们大多数是怎么一回事,究竟在何等程度上让我们麻烦一些,或者,至少操心一些,是应当的。尽管无法逃避这日益扩张的文明社会,过一过原始的边疆生活还是不错的,至少可以领略一下什么是生活的纯粹必需品,以及怎样才能得到它们。要不就翻翻商人们每天的流水账,看看人们最经常买的都是些什么,店里都卖些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是最基本的杂货。因为,时代的进步对人们基本生存的法则并无太大影响,就好像我们的骨架,可能也不容易同先祖们的区别开来。

我用生活必需品这个词,是指所有那些由人们自己的努力获得,从一开始,或在长期的使用当中对人类生活已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很少有人,不管是出于野蛮、贫穷还是持某种哲学观点的缘故,都少不了的东西。对很多生物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生活必需品,那就是食物。大草原上的野牛要的只是几把甜美的青草,就着水吃下去;除非它还寻求森林或山荫的遮蔽。所有的野生生物要的都只不过是食物和遮蔽处,而在同一气候下生活的人类,他的需要可以被精确地划分为这几类:食物、遮蔽、衣着和燃料。除非是先解决了这几个问题,我们没法腾出手来考虑人生真正的难题,也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屋,还发明了衣着和煮食食物的方法;至于取暖,可能先是意外地发现了火焰的热度,随后才逐渐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一开始这还是一种奢侈,现在却成了一种必须了。我们观察到,猫和狗都习得了这同样一个第二天性。凭借适当的遮蔽和衣着,我们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量,但若这些方面供过于求,或是多用了燃料,搞得外面比里面还热,岂不就成了烹调吗?博物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②的居民时说,他们自己这边的人穿得厚厚的,紧靠着篝火,却还冷得要命,而那些裸着身体的土著,离火堆远远的,却显得“汗流浹背,像是在火上烤着”,真让他吃惊。同样,据说新荷兰人^③赤身露体、泰然自若地跑来跑去,而欧洲人穿着衣服还要抖个不停呢。野人的坚韧和文明人的智力,究竟有没有可能兼得?按李比希^④的说法,人的身体是个炉子,而食物就是燃料,保持肺里的燃烧。冷天我们吃得多些,热天少些。动物体热是缓慢燃烧的结果,要是烧得太快,或是燃料不足,或是通风出现了故障,导致了火的熄灭,就

①引自《论语》。

②火地岛:南美洲最南端的群岛,和大陆由麦哲伦海峡隔开。

③新荷兰:即现澳大利亚,1644年荷兰人塔斯曼完成对澳大利亚大陆北端海岸的勘测,遂取此名。

④李比希(1803-1873):德国化学家,在其1842年的著作《动物化学或组织化学在生理学及病理学的应用》中试图建立体温的机械论。

会生病,甚至死亡。当然,生命的热能不能和火混为一谈,但做个比较还是可以的。因此,从上面的陈述看来,所谓动物生命,几乎就是动物体热的同义词。因为,不光食物可以被视作保持体内火焰燃烧的燃料——一般的燃料则是用来准备食物或从外面增加身体热量的——而且遮蔽和衣着也仅仅是用来保持如此产生和吸收的热量的。

所以,对人体而言,最首要的需要是取暖,保持我们生命的热能。为了这个我们是何等辛苦,不仅要找来食物、衣着、遮蔽,还要为我们的床铺——夜晚的衣裳而忙碌,从鸟巢里、鸟身上抢得羽毛,构造这遮蔽所中的遮蔽所,就像鼯鼠在地洞的尽头还要铺上草叶!穷人总是抱怨这是个冷酷的世界,正是因为冷的缘故,身体的冷也好,心里的冷也好,我们才会得这样那样的疾病。因此在有些地方,夏天让人们过着天堂似的日子。在那里燃料除了用来烹煮食物,是不大用得着的。太阳就是他的火堆,很多果实都被它的射线煮熟了。当食物通常是种类繁多,又容易到手的时候,衣着和遮蔽则完全用不着,或者基本用不着了。此时此地,如我自身体会的,几样小东西,什么刀啊,斧啊,铲子,手推车之类,是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得到的,稍微勤奋一点的,可能还要来一盏灯,若干文具和几本书,算作仅次于必需品的,也就足够生活了。然而有些人就是不够聪明,非要跑到地球的另一端某些野蛮和不健康的地区,做十几二十年的生意,以资谋生——就是说,保持足够的暖和,最后还是死在了新英格兰。那些奢侈的有钱人可不是仅仅暖和就行了,非要热得不自然才行,我前面已经暗示过,他们是被烧烤了,自然,是用时髦的烧法。

大部分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的进步大有妨碍。说到奢侈和舒适,智者一向过着比穷人更简单更朴素的生活。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的哲学家们构成了一个外在无比穷困、内在却无比充实的阶层。对我们还知之甚少,就是目前的这许多,已经够不寻常的了。对于当代的改革家和民众的造福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除非站在一个可称为自愿贫困的高地上,我们是无法成为人类生活公正和睿智的观察者的。奢侈的生活只能结出奢侈的果实,不论是农业、商业,还是文学和艺术,都是这个道理。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能传教授业是好的,只要所传所授的都源于自己的生活。要做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精密的思想,还要热爱智慧,愿意遵行它的教导来过一种简朴、独立、高尚和确信的生活,是要从实践上解决生活的难题,不仅是谈谈理论。大学者、大思想家若是成功了,通常是靠朝臣式的谄媚,缺乏帝王的高贵气概和男人的气宇轩昂。他们尽力按常规过活,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讲求实际,绝不配做一个高贵种族的始祖。可是,人类何以退化?家族何以没落?使国家衰亡的奢靡究竟又是什么?我们能否肯定,自己的生活并无此类隐患?即便是外在的生活,哲学家也领先了他所处的时代,他不应该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吃喝、居住、穿着、取暖,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维持他的生命热能,又算什么哲学家呢?

要是一个人已如前述的几种方法取了暖,他下一个想要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更多此类的温暖,他不会要更多的食物,更大更豪华的房子,更精美更丰富的衣着,更多更持久

更热的火堆之类。已经取得了这些生活的必需品，除了再去获得额外的分量，他还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免于卑微的辛劳，而开始生命的探险。既然种子已在土壤中扎下了自己的根，那这土壤看来是适宜它生长的，现在它可以满怀信心地让嫩芽破土而出了。为什么人们在土壤里已经扎下了这么牢固的根，却不能相应地向上伸展到天堂？——高贵的植株之所以高贵，是因其在空气和阳光中最后结出的果实。那些果实远离地面，其待遇也区别于卑微的食用蔬菜。后者虽可能是两年生植物，却只被栽培到生好根后，为这个目的，还常常要剪去顶枝，很多人在开花的季节都认不得它们。

我可不想为那些勇敢坚强的人订什么规章——要是人们梦想的没错，真的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不论是在天堂还是地狱，都会管好自己的事情。他们所建造的，很可能比最有钱的人盖的房子还要豪华，花费还要奢侈，却不会使自己陷入贫困，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状况；还有一些人，恰恰是从事物当下的状态得到灵感，得到鼓舞，如情人般热烈地爱好之、珍视之（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自己也可归于这一类），他们也不需要我来说什么；我不对那些心有所属的人讲话，不管是属意于何事，他们自己总知道自己是不是满意；我的听众主要是那些人群中的大多数，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不愿做任何改进，只是懒洋洋地诉说他们命苦，或者生不逢时。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连天，按他们说的，这是因为他们要尽他们的责。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想着一种人，即看起来有钱，其实却穷得不得了阶层。他们积累了一大堆渣滓，又不知道拿它怎么办，还摆脱不了，就这样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

要是我试着讲讲，我是怎么想到要这样来度过这几年的日子的，可能很多熟悉实际所发生事情的读者要感到惊讶了，对此一无所知的人，更会大吃一惊。因此我只略略提一下其中为我所珍视的若干事迹。

不管什么天气，白天黑夜的任何钟点，我都热切地要捕捉那一刻时光，在我的手杖上留下它永久的刻痕。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汇点，两个永恒在此相遇，那就是此时此刻的含义了。这就是我的起跑线。请原谅我说话晦涩，我这一行是比大多数行当的秘密更多，这并非出自刻意，而是源于它的天性。我很愿意把我所知的都讲出来，绝不会在我的门口放上“请勿入内”的标牌。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只猎犬、一匹栗色马、一只斑鸠，现在我还在找寻它们。我对很多过往的人提到它们，描述它们的脚印，以及它们会响应怎样的叫唤。我曾遇到过一两个人，是听见过猎犬的吠声，或是马的蹄音的，有个人甚至还看见斑鸠消失在云层背后，他们似乎也急切地想要找回它们，就像这是他们自己遗失的一般。

不要单只是等待日出和黎明，要是可能的话，试着瞻仰大自然本身！多少个夏日和冬日的清晨，在任何邻居起身为他的事务奔波之前，我就已经外出了。毫无疑问，很多市民都见到我办完事回来——一大早就赶到波士顿去的农夫，或是赶着去林子里的伐木工都碰见过我。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助日出一臂之力，但毋庸置疑，日出时仅

仅是在场,是谈不上有什么大不了的。

多少个秋日,啊,还有冬日,我在城外度过,倾听风中的消息,再把它快递出去!我几乎在这里面投下了我所有的资本,为这买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撞到它的怀里去。要是这里面有一点政党的消息,信不信吧,马上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其他的时候,我要么守在高岗或树梢的瞭望所里,用电报报告大自然中任何新的变化;要么是在山顶守望夜幕的降临,看看能不能抓到点什么,然而收获从来不大,从天而降的玛哪^①,总是再次消融于暮色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杂志^②的记者。这杂志销路不广,在我的稿件中,很少有让编辑觉得可用的,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常事了。我付出努力,只换来我的劳动作为回报,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努力就是它自身的回报。

多年来,我一直是自命的风雪督察员,尽心守职;又兼土地测量员,不测公路,专测林间小道、田间小径,保证它们的畅通,让沟壑之间一年四季都不至于阻断,这是大家都用自己的双脚证实了的。

我曾照管过城里那些跑野了的家畜,篱笆拦不住它们,给忠实的牧者造成很大的麻烦;对庄子里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我也特别留意,虽然我可能并不清楚约拿斯或所罗门今天具体在哪块地上干活,但这已不是我份内的事了。我浇灌了红草莓、沙地樱桃、荨麻、红松、黑岑、白葡萄和黄紫罗兰,否则在干燥的季节里,它们就要枯萎了。

一句话,我这么干了很长时间,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是尽到了我的职责的。直到事情越来越明显,市民们是不会因此而将我纳入市镇公职人员的名单之列,也不会让我担任这一份闲职,领一点微薄的薪水的。我的账目,虽然可以发誓是仔细记下来的,却没有谁来审计,更别提核准、支付或是偿清了。好在这些事我都没往心里去。

不久以前,一个流浪的印第安人跑到我们这里一位著名律师那里去推销他做的篮子。“你想买篮子吗?”他问。回答是:“不,我们不要。”“什么!”那印第安人嚷道,一边往外走,“你想饿死我们吗?”看见他勤劳的白人邻居过得这么好——当一个律师只要编制词藻,就能奇迹般地换来财富和地位,于是他对自己说,我也要有点生意了,我要编几个篮子,这是我能干的事。他以为,一旦编好了篮子,他的这一部分工作也就完了,该轮到白种人去买它们。他还没想到,他必须要让这东西值得别人来买,至少让人家觉得值,要不然他就得做点别的什么人家想买的东西。我也编了一种有精美花纹的篮子,但却没有让任何人觉得值得去买。但是,我并不因此就觉得我在这上面花的功夫是白费了。在我看来,我没有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才能让人家买我的篮子,倒是研究了一下怎样才能避免非要把篮子卖出去。人们赞许和视作成功典范的生活,不就是那一种吗?为什么非要夸大某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而把所有其他的都贬得一钱不值?

既然已经发现市民同胞们不大可能在法院、教堂给我一席之地,或在任何其他地方

①玛哪:在《旧约》中奇迹般天降而下的食物,提供给逃出埃及、在荒凉的沙漠中游荡的以色列人。

②即《日晷》,由爱默生和马格里特·富勒编辑出版于1800-1844年。

给我一个谋生的职位,我只好自寻出路。我比以往更专注地投入了森林的怀抱,在那里我的名声要响得多。我决定马上开始我的这个小生意,只凭借我手头现有的这些资源,不再等待通常所需的资金了。我到瓦尔登湖去,既不是为着节俭,也不是为着挥霍,只是要在那里,在障碍最少的情况下,交割几桩私人业务。要是因为少了点常识,少了点努力,少了点商业头脑,就办不成这几件事的话,那就不是惨,而是傻了。

我一向热衷于建立严格的商业习惯,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必不可少的素养。要是你的生意是和天朝帝国往来的,那么在海岸上,在塞仑港^①那儿设个账房,作为固定的联系点,也就够了。你可以出口这些纯粹是本地土产的货品、大量的冰块、松木,还有少量花岗岩,都是本地船只常常运来运去的。这个生意肯定不错。你要亲自照管一切大小事务;兼做领航员和船长,业主和保险商;又是买,又是卖,还要记账;收到每一封信,都要看看,发出每一封信,都自己写,至少也要看过;日夜监督货物的卸落;海岸线上的许多地方,你都几乎要同时在场——最好的货经常在泽西海岸卸;自己变成了电报,掠过地平线,带来所有驶向岸边舰船的消息;不停地发送货品,以供应远方不见经传之地的市场;时刻留意市场行情、各处的战况,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走向;利用最新探险的成果,走新的航道,采用新的导航技术;要研究海图,确定暗礁和新灯塔、浮标的位置,时不时地,还要校正对数表,经常是因为计算的错误,导致船只没有到达友好的码头,而是撞在了礁石上——拉裴鲁斯^②不为人知的命运不就是如此么?要跟上科学发现的步伐,要追随所有伟大发现者和航海者的足迹,还有伟大的冒险家和商人,从汉诺^③、腓尼基人直到如今;最后,时刻记录存货,了解自己的状况。这种事可真是考验人——什么损益、利息、净重量计算之类的难题,没有哪个测量仪器是用不到的,简直是要无所不通才行。

我想,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连着铁路,还出产冰块,它带来的好处是不便透露的;它是一个好的起点,一个好的基础。它不像涅瓦河那样,有那么多沼泽要填,但你还是得到处打下自己的桩子。据说,要是涅瓦河里涨了水,浮着冰,再加上西风,会把彼得堡都从地球上抹掉呢。

鉴于这桩生意无须通常的资本,那么,在此类事业中必备的一些物件又从哪里得来呢?这也许是不易揣测得到的。让我们这就说到一些实际的问题,例如衣物。我们采购衣物,通常都是被爱好新奇的心态所驱使,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而很少真正考虑到它们的实用价值。让我们这些并非游手好闲的人回忆一下,衣服这东西,它的首要用途,乃是

①塞仑港:位于麻省东北部,塞仑湾上,离波士顿只有十六英里。整个十八、十九世纪,这里都是新英格兰最重要的航务和造船中心。

②拉裴鲁斯(1741-1788):法国航海家,在太平洋做大范围探险。1788年从澳大利亚东岸出发后即未收到他的任何消息,1828年有探险者在所罗门群岛附近发现其船只残骸,并由上人告知曾有人在此被杀害,是为其“不为人知的命运”。

③汉诺:公元前五世纪迦太基航海家,主要活动在西非海岸,建立了大量殖民地。

要防止生命热能的散失,其次,就是在目前的这种社会里,用来遮身蔽体。你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有多少件必要或重要的工作,是不需添置衣物就可以完成的。国王和王后可以一件衣服只穿一次,虽然有御用的裁缝来精心打造,却不知道衣着合体的愉快。他们比挂干净衣服の木架子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的衣物受了穿着者人格的感染,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像我们自己,直到我们不好意思地将它们丢开。不像是躯体生了病,总还要拖一拖,拿药物治疗一下,也没有那种沉痛的心情。我从不因衣服上打了补丁而瞧不起某个人,然而,我敢肯定,一般人绞尽了脑汁也要穿上时髦的、至少也是干净的衣服,不能有任何补丁,至于良心是否健全,就不怎么在意了。但是,就算是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出来的最大缺点也不过只是鲁莽。有几次,我用这样的测试来考验我的几个熟人:谁肯把在膝盖以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道缝线的衣服,穿在身上?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现得好像这么一来就会毁了终生似的。对他们来说,拖着一条跛腿进城,也比穿一条破裤子进城要体面。常常是,一位先生的腿受了伤,那还有救,但要是相似的事故发生在裤腿上,那可就没得救了。因为,他们在乎的是别人尊重什么,而不是什么应该受到尊重。人我们并不认识几个,衣服和裤子倒认识不少。给稻草人穿上你刚换下来的衣服,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路过的人哪一个不会马上向稻草人行礼呢?那天,经过一片玉米地,从挂在树桩上的帽子和外套上,我认出了这片地的主人,比起我上次看到他的时候,只是风吹雨打得更憔悴了些。我还听说,有条狗向接近他主人领地的每个穿了衣服的陌生人吠叫,但当一名裸体窃贼来到时,却很容易就闷声不响了。剥去了衣服之后,人们还能保留几分地位的差异?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肯定地从任何一群文明人当中,指出身份最为尊贵的?菲佛夫人^①从东向西周游世界,来到了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几乎都到了家门口。当她即将前去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说,她觉得不能再穿着旅行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那里是根据衣服判断一个人的”。即使是在我们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城镇,要是一个人不小心发了财,只要穿着阔气一些,再戴上几样豪华的小玩意儿,赢得普遍的尊敬是一定的事。但是,尽管这些毕恭毕敬者人数众多,却都是些不开化之辈,是需要派一位传教士来给他们启蒙的。另外,有了衣服就少不了缝纫,这种事大可以称为没完没了,至少,一件女式衣服是从来没有完工的。

一个人要是最后终于找到一点事做,他是不必非要为此而添置新衣服的,就用那些在阁楼里不知放了多久、积满灰尘的旧衣服,也没什么不好。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比他的跟班还要长——要是英雄也有跟班的话——光着脚的时候更多。英雄赤着脚也行,只有那些要赴晚宴、进立法院的人才用得着新衣服。衣服换得勤,衣服里面的人也换得勤。要是我的上衣、裤子、帽子和鞋子是适合穿着礼拜上帝的,那不就行了,不是吗?有谁是真把他的衣服穿破了,碎成了一片片,送给乞儿都算不得行善的?这乞儿说不定还要把它再转赠给更穷的人,或者说是更富的人,因为他更不依恃外物一些。我说,少费点劲去找新衣服来穿,多费点劲去找来穿衣服的新人吧!要是人都不新,新衣服怎么可能合身?

^①菲佛夫人(1797-1858):奥地利旅行家、作家,著有《女士环游世界》。

要是你手头有什么事做，试着穿旧衣服去做吧。人们只是想着要做什么事，成什么事，从来不想一想用什么来做。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应该要求新衣服，不管旧衣服有多破多脏，除非我们已经转变了自己的行为和心态，已经扬帆远航，已经觉得在旧衣服里面裹着个新人，就像旧瓶里装了新酒一般。要是我们迎来换装的季节，那就像鸟的换毛，一定是生命中的转折点。这样的时刻，潜水鸟是要躲到偏僻的湖塘里来度过的。蛇静静地蜕皮，毛毛虫摆脱虫的外形而变成蝴蝶，都是一种内在的努力和扩展的结果，因为，衣服只不过是我們最外层的表皮和尘世的烦恼，不适时抛掉旧的衣服，我们就会像那些升错了旗的舰船，迟早要被我们自己，以及人类共同的意见所驱逐。

我们在衣服外面套着衣服，像那些外生植物，一层一层往外长。穿在最外面那些薄薄的花哨衣服是表皮，或者说，假皮，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那里脱落一点，都不算致命伤；总是穿在身上的，更厚一点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外皮；而衬衫就是内皮了，或称真树皮，这要是剥掉了，那是一定会连皮带肉、非死即伤的。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在特定的季节里都穿着类似于衬衫的东西。一个人若能穿得那样简单，以至于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也能如此周密，如此有备无患，那么，就算是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某位先哲一样，空着手走出城门去而无任何忧患。穿一件厚衣服，大多数情况下就可以抵得上三件薄的，况且这些适用的衣服都可以用相当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件厚上衣五元就可以买到，足够穿很多年，厚裤子两块钱，牛皮靴一块半，夏天的帽子两毛五，冬天的帽子六毛两分半，要是自己在家做一顶更好的，那就几乎花不了什么钱。要是人穷成这样，穿着一身自己辛苦挣来的衣服，难道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

有一次，我去订做某种样式的衣服，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们现在不时兴这个样子了。”话语中一点也不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是在引用一个如命运女神般无关痛痒的权威的话。因此，我没法让她按我想要的式样来做这件衣服，仅仅是因为，她不相信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只不过是太欠考虑了。当我听到这种示般的话语时，有那么一会儿陷入沉思，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里的每个字，试图弄清它们的含义，也好知道，“他们”究竟和我有着什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关系密切的事情上，“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威？最后，我决定以同样神秘的方式来回答她，完全不再强调“他们”——“没错，他们先前是不时兴这样，但现在又时兴了。”要是她不量我的性格，只是量量我的肩宽，当我是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的量法又有什么用？我们不崇拜优雅女神，也不崇拜命运女神，我们崇拜的是时髦女神。她又是纺，又是织，又是剪，带着无比的权威。巴黎的猴子头儿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会效仿。有时候，要指望别人帮忙来完成一些既简单又诚实的工作，就足以让我感到绝望了。要先把他们放在一架强力榨汁机下面，榨出他们的老观念，直到他们完全站不住脚为止，就这样肯定还会有一些脑子里长了虫的。这些蛆虫不知是什么时候孵化在那里的，烧也烧不死，总归让你白费劲。虽说这样，他们也不是完全没用，有种埃及小麦还是木乃伊传下来的呢。